

尼米兹

外国著名军事人物传记丛书

NIMITZ

(美) E.B.波特 著

蒋恺 施家鼎 伍文雄 译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外国著名军事人物传记丛书

尼 米 兹

〔美〕 E.B. 波特 著

蒋 恺

施 家 鼎 译

伍 文 雄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尼米兹 / (美) 波特著; 蒋恺等译.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5

ISBN 7-5065-1407-9

I. 尼… II. ①波…②蒋… III. 尼米兹, C.W.
(1885~1966) —生平事迹 IV. K837.1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5449 号

图字: 军—2005—002 号

根据 E. B. POTTER

NIMITZ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76 年版译出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北京国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5.875

字数: 450 千字 印数: 1—10000 册

定价: 38.00 元

前 言

海军五星上将尼米兹凡事谨慎的性格形成，可以追溯到他在海军军官学院当学员时，海军发生的声名狼藉的桑普森和施莱的争论上。那场争论，使海军的朋友们感到恼火，同时使威廉·T·桑普森海军少将和温菲尔德·S·施莱海军准将的声誉长期受到损害。年轻的尼米兹对这种有损海军威望的争吵感到愤慨，发誓假如有朝一日处于有权的地位，将不再让这类公开评论海军长短的事情发生。在他有生之年，他避免并在可能的范围内预防了一些公开的争论，特别是对那些涉及到人身攻击的争论。他尽一切努力维护部属的感情和名声，即使在他们没有完成任务的时候也是如此。

尼米兹上将对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许多军官草率出版书籍感到痛惜，特别是当他们在书中所谈事实有损其他军官的威信，或者引起公开纠葛的时候更是这样。对他个人来说，他不愿也不允许别人在他活着的时候为他立传，甚至在他的私人信件中，也非常注意不去非难别人，不去涉及那些令人认为是非难的事实。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战争年代在他每天写给妻子的信中，随意地抒发自己的强烈感情，表明他对某些同事的行为和缺点的恼恨。他的妻子知道丈夫信中的议论，仅仅是写给她的。她说：“那不过是他发泄感情的一种保险的办法。”为了保证信件的内容永不公诸于世，除少数平淡无奇的一般信件外，都统统付之一炬。

尼米兹对他的朋友安德鲁·汉密尔顿说过，“人们问我为什么不写回忆录，我的回答总是这样：历史最好由专业史学家去写。一个战时的指挥官，可能太容易感情用事而不能对自己和同事作客观的描述；

他的偏见可能伤害曾与他共事的人。”

为了给将来为他写传记的人提供方便，尼米兹精心收集了他的有关文件，把它们存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海军历史档案馆，由当时任馆长的欧内斯特·M·埃勒海军少将保存。1965年1月，他两次接见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整理小组的代表小约翰·T·梅森，并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但他不同意把他的谈话录音。梅森作了大量记录，然后急忙跑回旅馆，用录音机尽可能完整地把这两次谈话内容录了下来。

尼米兹上将1966年去世后不久，埃勒少将说服著名历史学家阿伦·内文斯出来撰写尼米兹的传记。当时，内文斯已开始了研究工作，并在他病魔缠身、卧床不起的情况下，聘请C.M. 纳尔逊当他的助手。

1969年，美国海军学会制定了由约翰·梅森主持实施的口述历史计划。不管谁来执笔写传，梅森的第一步工作是为撰写尼米兹传记收集更多资料。他去康涅狄格州小切斯特·尼米兹和他的妻子琼的家中进行采访。小切斯特表示，为他父亲写传的时机已经成熟，但必须得到他母亲、切斯特·尼米兹夫人的允许。

尼米兹夫人那时住在旧金山，欣然接受了梅森的一系列访问。她告诉他，她丈夫的传记需要写，但希望最好能由波特教授来写。“他了解将军，”她说，“波特教授同他在一起工作过，而且曾经是我们家中的座上宾。我认为那是重要的。”

家中的其他成员都同意尼米兹夫人的意见。所有成员都接受了长时间的采访，录了音，打成正式文本，并由谈话人作了校正。之后，梅森和他的助手、埃塔·贝尔·基钦访问了美国的许多地方，甚至到国外访问了尼米兹过去的同事。不幸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尼米兹最亲近的高级军官，到1969年有些已经去世了，其他的也都因病重而不能接受采访。

在梅森访问尼米兹夫人之后不久，我阅读了这些访问记录。美国海军学会司库和出版人小R.T.E. 鲍勒海军中校，请我到他办公室，建议我把撰写尼米兹传记的任务承担下来。我当即接受了他的建议，并在1970年初签订了合同。

我第一次见到尼米兹将军，是在1943年我作为海军后备役军官正在珍珠港服役的时候。那时，我正坐在一辆黑色大轿车的后座上。那年晚些时候，我听了他对海军第14军区全体人员的讲话，当时我在军区机关大楼拱形的地下室里工作。这个地下室在本书第五章开头作了描述，而1943年它是用来发送密码电报，而不是用来破译密码。

战后，我对收到尼米兹将军的一封信既惊讶，又高兴。他在信中祝贺我新近出版了一本由我编辑和主要执笔的书。我第一次同他谈话是在1955年，他出席海军军官学校50周年校友返校节的时候。1957年初，我第一次去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远眺”寓所他家中拜访了他，同他商量撰写一本有关海军的书《海上力量：海军史》，他同意担任这本书的顾问和副主编。在以后两年内，将军和我经常就出版这本书的问题通信，并在他访问东海岸时进行商讨。1959年夏天，这本书接近完成时，尼米兹将军和夫人邀请我的妻子和我同他们住在一起，作最后的研究。

当我们离开他家的时候，我对尼米兹将军说，假如他要人替他写传记的话，希望他能想到我。他笑着说，“你知道我的文件资料在什么地方。”1963年3月，鲍勒海军中校写信问将军，我是否可以开始为海军学会写他的传记。尼米兹拒绝了，他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当时他考虑，等他死后由他的孩子们来写。然而，从那时起，他不断把可以用来写传记的文件和资料给我送来，我把它们一一归档。1966年尼米兹将军去世后，我用这些材料为他写了一份1万字的生平简历，登在《美国海军学会杂志》上。

在为尼米兹撰写传记的合同签订之后，我把梅森和他的助手收集的大量访问记录作了分类编目，同我的妻子飞往得克萨斯州尼米兹出生和成长的弗雷德里克斯堡和克维尔，亲自访问了尼米兹的一些亲友。然后到西海岸继续作了大量采访，访问尼米兹夫人时，录下了最后两盘录音磁带。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同时还在海军军官学校教授历史，得到海军部和尼米兹一家的鼓励和帮助。每当需要一些具体细节而自己无能为力时，我就写信给尼米兹家族中最知情的任何人，都能从他们那

里得到迅速的回答。不过，在本书出版前未经海军部或尼米兹家人审阅。我个人对书的内容完全负责。尼米兹家族和我在海军的朋友们理解并赞同我的这个看法。

美国海军军官学校历史系 E.B. 波特

1975 年 8 月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委以重任	(1)
第二章 移民后裔	(17)
第三章 固守防线	(34)
第四章 战略家的经历	(54)
第五章 珊瑚海的对抗	(71)
第六章 保卫中途岛的战备	(89)
第七章 中途岛之战	(104)
第八章 切斯特和凯瑟琳	(124)
第九章 上升的明星	(140)
第十章 战术家和教官	(156)
第十一章 在“参宿七星”号和“奥古斯塔”号舰上	(173)
第十二章 海军将官	(187)
第十三章 进攻瓜达尔卡纳尔岛	(199)
第十四章 收复瓜达尔卡纳尔岛	(230)
第十五章 尼米兹和他的参谋部	(255)
第十六章 向中太平洋推进	(271)
第十七章 “电击行动”和“燧发枪行动”	(296)
第十八章 向马里亚纳群岛跃进	(322)
第十九章 在陆、海军将领和总统之间	(344)
第二十章 重返菲律宾	(370)
第二十一章 菲律宾战役和进军关岛	(398)

第二十二章	硫黄岛和冲绳岛之战·····	(412)
第二十三章	胜利·····	(435)
第二十四章	从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到海军作战部长·····	(459)
第二十五章	海军作战部长·····	(475)

第一章 委以重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军五星上将切斯特·W·尼米兹统帅着一支包括成千上万飞机、军舰和数百万人的庞大军队，拥有超过以往历史战争中任何一个指挥官的军权。他曾经指挥，并在很大程度上组织、计划了许多战役，其中包括挥师横渡太平洋，直捣日本，摧毁并最终击败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

尼米兹上将在专横跋扈的美国舰队总司令欧内斯特·丁·金上将和尼米兹本人手下那些固执自信、出言不逊的部属之间充当了中间人和调解人。新闻界给其中的三个人取绰号为：哈尔西“公牛”、特纳“怪物”、史密斯“疯子”。尼米兹把这些意志坚强和其他一些像他们一样的人聚在一起，组成了历史上最有战斗力的班子之一。

他在事业上之所以能取得成就，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对事物具有惊人的预见力。这种才能，从他在 30 年代中期同儿子（当时是美国海军军官学校的学员）的一次谈话中所作的预言就可以明显看出。当时，小切斯特问他：“爸爸，你在海军中有什么抱负？怎样才能实现这种抱负？”他父亲回答说，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当上海军作战部长，也就是海军的最高指挥官。至于怎样才能如愿以偿，他相信在海军里人才是不会被淹没的。他将一如既往，尽力而为。当然，时来运转还得要靠机遇。

老尼米兹接着对他的儿子说：“我还得说一点，我确信我们将同日本和德国打一次大战。战争将从残酷的突然袭击开始，而且美国军队将首先失利。到那时，华盛顿方面将会对所有在海上的指挥官们反感。虽然那并不是指挥官们的过错，但他们将会全部被撤职。我希望

能受到足够的重视，把我委派到海上任职，因为那是一条晋升之路。”

大约3年后，身为海军少将的尼米兹官运亨通，受到了重用。1939年8月，他在一次海上任职后，被调任海军航行局（现在叫海军人事局）局长。那时他54岁，整洁而富有活力，肤色红润，淡黄色的头发刚刚变白。虽然这是一个相当高级的职位，但因为是机关工作，加上他不愿在华盛顿生活和工作，因此他并不十分喜欢这个职务，而宁愿留在海上指挥部队。

不过，这个职务与“海军官兵的招募、训练、晋升、任免和纪律”有关，这就使尼米兹的才干和兴趣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对他特别重要的是，训练方面的职责，赋予了他对海军军官学校、海军后备军官训练团（他创办的）、军官候补生学校、海军新兵训练中心，以及其他训练设施有全面的管辖权。

小切斯特在回顾时认为，这个职位对他父亲来说是理想的。他说，“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做航行局工作的人才，他对军需局的工作毫不关心，对海军的枪炮和技术不感兴趣。”事实上，当尼米兹还是一个年轻军官的时候，就常同海军的技术和战术打交道，还一度被认为是潜水艇和柴油机的权威。后来，还在海军中推广过舰艇在海上加油的新技术和舰只环形编队的新经验。

小切斯特认为，在他父亲的一生中，这些成就，比起当航行局助理局长、局长和早先担任美国舰队司令的助理参谋长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他说：“据我看，舰队司令参谋部的业务和主管海军人员的航行局工作见多识广，那才叫工作。正是在这些工作中，他增长了才干，获得了上级对他的良好评价，很可能是他以后取得成就的最大关键，其他任务，如潜水艇上的工作，只不过是為了熟悉远洋海军的编制结构，无助于他胜任更高的指挥职务。”

尼米兹将军接任航行局局长没有大肆声张，但是大家很快就感受到他的魅力。起初，他还没有什么特别表现，只不过是意识到他所面临的是一项需要出色地完成任务。后来，越来越多的特点开始出现了：同各方面的事务联系更直接了；一些陈旧的工作程序取消或简化了。

为了适应新的要求，军队需要整编。1934年，国会通过一项法案，授权把舰队扩建到预定的实力规模。1938年通过的第二个法案决定，拨款10亿美元建立一支两洋海军。显然，这些新舰艇及其后勤基地的指挥、人员配备、后勤工作等，都远远超过了正规海军的负担能力。必须把大批社会上的男人，以后也有妇女，征召到海军来。他们经过训练，成为后备役军人，担负了大量的工作。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美国可能被卷入进去，海军的各项训练计划迫切需要加速进行和扩大；这项扩军工作主要由航行局负责。

不久，航行局的训练计划同航空局的计划发生了冲突。航空局认为，海军飞行员的培训和海军航空兵司令部的重要任命都应当归他们管。然而，在航空局成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海军所有的培训和任命工作都是由航行局负责的。两个局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地使尼米兹少将和航空局局长约翰·H·托尔斯少将处于对立状态。尽管他们相互尊重对方的才能，但是托尔斯认为尼米兹没有当过飞行员，只是一艘战列舰上的将军，最多不过是被航空母舰和航空事业所淘汰的旧学派中的佼佼者。他们通情达理，彼此尚能共事。不过，托尔斯对尼米兹在航空知识方面所具有的理解能力和灵活性，感到有些意外。然而，他们仍然互存戒心，彬彬有礼地各持己见，反对对方的计划和观点。

当海军开始扩军的时候，尼米兹将军做出了英明的决策，规定后备役军人同现役军人着同一式样的服装。对此，有些现役人员不十分高兴，但尼米兹仍坚持这样做。英国皇家海军就有这样的先例：其后备役军官因佩带特殊的波浪形的金色条纹而被人称做“起伏不定的海军”。尼米兹看到，后备役军人佩带不同和多少比正规军逊色的标志，对海军的建设是不利的。事实上，正规军和后备役军人的职权在许多方面都是一样的，服装的差别意味着缺乏统一，是不能也不应该存在的。

航行局在扩建海军中，因任务不断增加而迅速扩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宪法路修建的海军部旧址，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还一直在使用。为解决扩充后全体人员的办公室，航行局移至阿林顿海军部营

区，同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在一个楼里办公。搬家给尼米兹带来了麻烦，他要在管理好本局（部分机关还远在波托马克河对岸办公）日常工作的同时，同海军部长和海军作战部长保持密切的联系。

此外，尼米兹还定期同白宫保持着联系。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亲自选拔海军高级指挥官。他信赖尼米兹，因为尼米兹熟悉海军的每一个高级军官，知道他们的特长。他们俩人之间建立了一种奇特的关系，尼米兹深深地崇敬作为总统的罗斯福，承认他的政治天才，但对罗斯福多少有点做作和处处要显示自己的作风则有些反感。而在另一方面，罗斯福对尼米兹似乎佩服得五体投地。

1941年初，总统出于对尼米兹的厚爱，要把他提拔到美国海军舰队总司令的位置。要把这么一个还比较年轻的将军提升到仅次于海军作战部长的职位，是一种非凡的荣誉，以致有必要对某些背景做出说明。

当提出晋升的时候，尼米兹预言过的战争在欧洲已经爆发了。德国人吞并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部分，践踏了波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在远东，日本人不宣而战，侵入中国，占领了印度支那北部地区。

为了支援被围困的英国，美国当时正在扩充海军巡逻部队，准备把护航铁路延伸至冰岛，停止了向日本出售飞机、航空汽油和钢铁。1939年，根据罗斯福总统的命令，当时的美国海军舰队总司令克劳德·C·布洛克海军上将把轻型舰只从西海岸调到珍珠港。1940年4月，接替布洛克的詹姆斯·O·理查森海军上将完成了把美国舰队转移到夏威夷的任务。不久之后，海军作战部长哈罗德·R·斯塔克海军上将通知理查森，舰队将无限期驻扎在珍珠港。

“我们在这里干啥？”理查森多少有些吃惊地问道。

“要你们驻扎在那里，”斯塔克回答说，“是为了对进入东印度群岛的日本人起遏制作用。”

这样的理由，对理查森来说是无稽之谈。他认为，日本在亚洲和印度群岛的扩张同美国关系不大。不管怎样，他相信舰队留在美国大陆港口处于战备状态，比留在当时还处于原始状态的夏威夷基地（因

为得不到足够的补给)去遏制敌人更加可靠。他一面在珍珠港突击营建住房和各种设施,一面继续发牢骚。他两次回到华盛顿想说服总统、国务院和海军部把舰队撤回国内。最后,罗斯福总统不得不于1941年初下令撤换了理查森。

尼米兹虽然资历不深,但具有适合接替理查森的某些条件。他善于白手起家,是个有才华的行政领导。正是他从东海岸海军基地筹集物资,在珍珠港建设了潜艇基地。当他发现在珍珠港建设舰队基地的条件不足时,就积极创造条件,以最小的花费在那里建设舰队基地。

尼米兹要求别人谅解他。他认为他的资历过浅,不适宜担任美国海军舰队总司令。他说,如果他在和平时期越过50多名比他资深的军官,就会给他带来不良后果。在他得知他的朋友、精明能干的赫斯本德·F·金梅尔海军少将也是候选人之后就毫不犹豫地谢绝了这项任命。

尼米兹拒绝出任舰队总司令,对他来说,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幸运的一次抉择。金梅尔越过31位军官,出任舰队总司令并晋升为临时海军上将所受到的毁誉,正是尼米兹所不愿意受到的。而且事实证明,金梅尔指挥的一支海军,既缺乏防卫力量,又易于受敌人攻击。但这并不能说明尼米兹将军拒绝出任舰队总司令,除了他所说的资历不深之外,还有任何其他原因。

在金梅尔上将1941年2月1日就任新职那天,正在扩建的巡逻部队改编为大西洋舰队。驻扎在珍珠港的金梅尔的部队改编为美国太平洋舰队,金梅尔任司令,并同时获得理查森的美国海军舰队总司令头衔。从那以后,美国海军舰队总司令的头衔,由三个舰队司令轮流使用,但只能在两个以上舰队的合练、参加统一规定的礼仪以及部队的海上训练时才能使用。

担任航行局长的尼米兹,因为不直接过问外交或作战,所以不了解美国和日本之间高层谈判的情况。他不知道美国的密码研究员破译了日本的外交密码,掌握了东京政府同日本驻华盛顿及其他地方使领馆的电报。然而,尼米兹好学,他通过阅读书报、杂志,敏锐分析问题,几乎使自己像国家最高军政领袖一样掌握了日本的动向。

1941年夏天，太平洋的局势急剧恶化，尼米兹和航行局为迅速扩充海军，积极补充兵员而加班加点。当美国开始限制向日本出售作战急需的汽油时，日本已经完全占领了印度支那，从而获得了威胁婆罗洲、菲律宾和新加坡的基地。美、英两国政府和荷属东印度群岛采取报复行动，冻结了日本的财产，使日本的石油进口面临彻底断绝的危险。

当时日本人有三条道路可选择：（1）诱使美国解冻他们的财产，并供应他们汽油；（2）停止侵略，把军队撤回国内；（3）占领盛产石油的东印度地区，以保证石油的供应。因为美国和日本都不愿改变自己的政策，消息灵通的观察家们预料日本将要走第三条道路。

1940年，斯塔克向理查森指出，美国舰队从西海岸移防到珍珠港，正是为了阻止日本的这一行动。然而，1941年秋天以前，日本人显然没有受到遏制，甚至还甘冒同美、英作战的风险。日本人为了确保它向南进攻的侧翼，可能占领菲律宾、新加坡、香港甚至关岛。

英国对危机日益加剧的深切关注，表现在战列舰“威尔逊王子”号、巡洋舰“反击”号以及其他舰只驶抵新加坡。这显然是为了进一步遏制日本。日本忧心忡忡，迅速派出一个特别谈判代表末栖三郎去华盛顿，协助日本大使及其僚属同美国国务院打交道。罗斯福总统直接向日本天皇裕仁呼吁，要他将日军从印度支那南部撤出。

12月初，美国报纸报道，许多日本船只集结在印度支那东南海岸的金兰湾。12月6日，综合报道了英国飞行员提供的消息：一支庞大的日本军队集结在印度支那南端，并正向暹罗湾推进。尼米兹将军无疑同其他许多深谋远虑的美国人一样，在地图上作了研究，认为这支舰队驶向马来半岛是要向新加坡发起进攻。但他却没有料到，日本惟一的航空母舰编队正同时向东运动是要去袭击珍珠港。其他美国人也都没有想到这一点，就连总统、海军部长、海军作战部长甚至于美国太平洋舰队（日本航空母舰的主要攻击对象）的金梅尔将军，也都没有想到。

1941年12月7日，尼米兹将军正在华盛顿Q街2222号他的寓所度周末。同他在一起的，除尼米兹夫人外，还有他10岁的小女儿

玛丽、儿媳琼和女儿弗朗西丝。尼米兹的两个大女儿，27岁的凯瑟琳和23岁的南希，住在同一幢楼里对面一个单独的单元里。小切斯特正在菲律宾附近的一艘潜水艇上服役。

午餐过后，尼米兹将军和他的夫人照例坐下来阅读书报，欣赏音乐。下午3点钟，将军打开收音机，正在收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广播的阿图·罗德津斯基指挥的纽约交响乐团的音乐节目。节目突然中断，广播了一个日本轰炸珍珠港的紧急公告。

尼米兹将军马上从椅子上跳起来，当他刚穿上大衣，电话铃就响了。他的助手约翰·F·谢弗罗思海军上校告诉他，马上要去海军部，尼米兹可以搭他的车。尼米兹要夫人打电话通知他的副官H·阿瑟·拉马尔海军中尉直接到部里去。尼米兹走出门时说：“只有上帝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尼米兹将军在海军部自己的办公室里同部属开了一个会，接着又匆忙赶去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和斯塔克将军办公室开会。当时，诺克斯已经同总部设在珍珠港的海军第14军区司令布洛克海军上将通了电话。布洛克对诺克斯讲述了他在办公室里看到窗外的损失情况。他说，“俄克拉荷马”号和“亚利桑那”号遭到重创；“宾夕法尼亚”号和“田纳西”号受到轻伤；“加利福尼亚”号被击沉在浅水里，还可打捞。幸运的是，海军船厂和油库还未受到袭击。斯塔克将军经总统同意，通过电台向巴拿马和太平洋地区各级司令官下达了美国海军的第一号战斗命令：“对日本进行不受限制的空战和潜艇战。”

这个星期天，尼米兹前所未有地感到把一个局分成两摊子，头在宪法路，身子在阿林顿，工作起来实在不太方便。那天下午，他赶去阿林顿开会。海军部这时接到珍珠港方面报来的消息，其中有许多是布洛克将军从窗户里没有看到的情况：“内华达”号、“西弗吉尼亚”号和一些小型舰艇共18艘已被炸坏，有的已无法修复；机库和其他建筑物起了大火；近200架飞机被炸毁，其中多数是在机场上。美国人，主要是海军人员的伤亡数以千计。尼米兹向他的老朋友、航行局募兵处处长F.E.M. 惠廷海军上校（绰号“激进分子”）表达了自己的悲愤心情。他说：“‘激进分子’，我们失败得太惨了，不知道我们

能否恢复创伤？”

回到家里，尼米兹的女儿凯瑟琳已经代替父亲例行地带着爱犬弗雷科斯遛了街。她认为弗雷科斯一贯温顺听话，因而没有用皮带拴它。当她带着爱犬来到马萨诸塞大道时，看到一种令人吃惊的情景。日本大使馆旁的草坪上烧起一堆火，雇员们搬出成箱的官方文件倒入火中烧毁。群众在哥伦比亚特区警察的监视下围观；记者们都来了，到处都是摄影记者，甚至在树林中也有。

凯瑟琳神态庄严地走过大使馆门口，狗跟在她身后。突然，一贯表现驯良的弗雷科斯在警察、记者和围观者众目睽睽的情况下，冲进大使馆前的草坪，东奔西闯。她顿时感到有些惊慌，红着脸把狗赶出草坪带回家去。她对母亲说：“记者都在那里，一旦他们知道这件事，就会大做文章：将军的狗蔑视日本人。”

尼米兹夫人很快把饭端了出来，一杯热咖啡，一碗热汤。这是今后几天她要去海军部给丈夫和他的同事做点可口饭菜的第一天。尼米兹将军回到家里已经是深夜了，他睡了三四个小时，迅速洗了一个澡，刮完胡子，然后又到海军部去了。

那天早晨，报纸援引海军的一份公报说，只有“俄克拉荷马”号被毁。海军部决定，不能让日本人从美国报刊上知道他们的战果和美国海军遭到的惨败。有的军官认为，假如日本人了解全部真相，他们可能会卷土重来，再次攻击夏威夷。

海军部还通过报刊和广播向驻华盛顿地区的全体军官发布命令：为做好战争准备，星期一早晨必须着军装到海军部报到，但这道命令收到的效果并不理想。尼米兹将军和拉马尔中尉没有问题，因为工作需要他经常要穿军装去阿林顿公墓参加葬礼。但是在机关工作的其他军官已经3年没有穿军装了，其中有的人长胖了，有的军装坏了还没有去修补。为此，星期日下午和晚上，拉马尔给海军被服厂挂电话，要他们发放军装和开放服装修补店。尽管作了很大努力，星期一早晨也并非所有的军官都作好了着装的准备。有的人还穿着扣不上纽扣或缺少纽扣或镶边褪色的上衣来到海军部。一位海军将官竟公然头戴将军帽，身披一件十分俗气的苏格兰花呢大衣来了。